

望花文史資料

雷鋒在望花專輯（二）



政协沈順市望花區文史資料委員會

望花文史资料

雷锋在望花专辑

(一)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抚顺市望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二月

序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九五九年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多年来，文史资料工作已经成为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协望花区三届二次全委会议后，我们就着力于这项工作。一年多来，在区委、区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关怀下，经过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现在《望花文史资料》雷锋在望花专辑（一）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二十九年前，一个平凡的战士因公殉职，并用最平凡的形式下葬了。然而他那平凡的事迹，却在强烈地震撼着望花区人民的心——他就是雷锋。就这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熟睡在他第二故乡的摇篮里，熟睡在望花区人民的怀抱中。

雷锋同志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入伍，一九六〇年三月随部队执行任务来到抚顺，直至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因公殉职。他在部队生活仅仅两年零八个月，然而这短短的两年零八个月，其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望花地区渡过的，为此，我们感到自豪和荣幸。这里有雷锋的足迹，这里有雷锋挥洒过辛勤的汗水滋润的土地，雷锋同志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许多人们的心中……。

把这些真实的历史和望花人民弘扬雷锋精神的实录奉献给读者，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本书收入的文章正好是30篇。

为什么要用“30”这样一组数字呢？那是因为一九九二年是雷锋同志因公殉职三十周年。望花区的30万人民在3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深切的怀念雷锋同志，这是其一；其二，望花区的30万人民在3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便是我们的一点粗浅的用意。

我们编辑这部文史资料，由于受到“三亲”（亲历、亲闻、亲见）制约，搜集的资料仅仅是雷锋在望花的一小部分，而本书文稿的作者有些是当时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向读者展示有关方面的重要史实。

愿本辑文史资料向雷锋之墓敬献一朵小小的白花。

雷锋之墓，永存于望花土地上！

雷锋精神，永存于望花人们的心中。

万银章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九日

目 录

- 抢救雷锋同志的经过 杨镇芳 (1)
听到雷锋牺牲以后 崔东其 (3)
(原雷锋生前所在团政治部主任)
追忆公祭雷锋同志大会 高士祥 (6)
(原雷锋生前所在运输连指导员)
我参加了雷锋追悼会 耿 辉 (13)
(抚顺县政协经科办副主任)
最初的雷锋烈士展览室 赵玉瑞 (17)
(原雷锋生前所在团组织股长)
忆雷锋墓迁移 张自忠 (20)
(原抚顺市民政局干部)
我对设计雷锋纪念馆的回忆 汪景文 (23)
(抚顺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对雷锋纪念馆奠基及其落成典礼的回忆……宋廷章（26）

（原中共抚顺市委副秘书长）

雷锋纪念馆第二次改进建设计追忆…白云徽、谢东旭（29）

（辽宁省建筑设计院、高级设计师）

关于雷锋纪念馆第三次改建、维修、捐款等

情况的介绍……关大全（39）

（雷锋纪念馆馆长）



记彭真同志为雷锋小学题写校名……马玉玲（46）

（雷锋小学党支部书记）

亲切的关怀、莫大的鼓舞………荷连泽（49）

（雷锋中学党支部副书记）

江泽民同志和雷锋小学的孩子们………马玉玲（53）

李铁映同志视察雷锋小学………马玉玲（55）

李铁映同志冒雨来到雷锋中学………荷连泽（57）

雷锋储蓄所诞生记………高兴璠（59）

（望花区文化馆馆员）



- 忆雷锋.....赵桂珍（63）
（原望花区建设街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 在和雷锋相处的日子里.....王桂云（69）
（原望花区本溪路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 我与雷锋.....王玉珍（73）
（原望花工商行七百储蓄所工作人员）
- 雷锋当选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的回忆.....赵玉瑞（77）

※

※

※

- “相会在雷锋叔叔身边”全国小学生
夏令营纪实.....刘庆余（79）
（中共望花区教委党委宣传委员）
- 抚顺市望花区学雷锋基金会诞生.....王朝军（83）
（原中共望花区委宣传部社会宣传组组长）
- 《学雷锋研究》创刊.....王朝军（84）
- 望花区雷锋中学举办“相会在雷锋叔叔身边”全国
中学生夏令营.....刘庆余（85）
- 记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学雷锋研讨会.....王朝军（90）
- 全国第一家学雷锋研究会成立.....王朝军（93）

纪念雷锋担任校外辅导员三十周年	刘庆余 (98)
大会纪实	(98)
望花区为雷锋纪念馆维修改建积极捐款	王朝军 (100)
望花区聘请雷锋生前十二位战友为望花区	(100)
学雷锋研究会会员	王朝军 (102)
后记	(105)

《节》歌正泰……孙尚德为升天人唱诵乐府诗录

抢救雷锋同志的经过

杨镇芳口述、宗正廉整理

雷锋同志因公负伤后，是在抚顺市第二医院抢救的。下面是杨镇芳大夫的回忆……

记得那天是农历八月节左右，我与耿庆春大夫在外科门诊值班。上午十点来钟，一群解放军战士抬来一位个子较小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放在诊床之后，只见患者出现陈氏呼吸，昏迷，嘴和耳朵都在流血，经检查是严重左颧骨凹陷骨折，同时伴有血污。我接过挂号单一看，患者的名字是雷锋！

这个名字我们太熟悉了。因为前几天雷锋同志还将自己分得的月饼和水果送到病房给患者吃，在报刊上我们都学习过他的事迹。耿大夫立即决定：“老杨，你看门诊，我护送去病房”。雷锋送进病房进行抢救。由外科主任张锦川、副主任郭文元、耿庆春、以及护士朱金城和赵桂荣，组成的抢救小组，全力以赴。一边输液，一边给氧，同时推糖。解放军战士又买来一大堆冰棍放在雷锋头部的周围，以减轻颅压。这时护士小朱对雷锋的耳朵喊：“别动弹，大夫给你扎针！”雷锋听明白了，但过一两分钟后就又进入嗜睡的昏迷状态。尽管我们将一切手段都用上了，但病情仍不见

缓解，很快血压为零，脉搏摸不到了！约十二点多一点儿，雷锋同志离开了我们。在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们都失声痛哭，一位小战士当场昏了过去。我们在给雷锋同志换衣服时，发现内衣都破了，穿的袜子甚至连脚面子都打了补丁。至今，我们为没能挽救雷锋同志的生命而内疚。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九日



听到雷锋牺牲以后

崔东其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我们团里的几位领导在山城子开常委会，中午休息吃完饭后，接到第一个急促的电话，打电话的人简单说雷锋开车撞人啦。当时雷锋所在的运输连驻在抚顺市望花区公园附近。我心里格登一下，因为雷锋是部队培养的主要对象，可别出事。不大一会儿又打来电话说雷锋抢救无效牺牲了。放下电话，我立即向政委韩万金作了汇报，韩政委说：“老崔，你去处理一下事故吧”（当时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只能按事故处理）。按照韩政委的意见，我立即叫车前往抚顺，团部驻地离望花运输连驻地五六十里路，我叫车直接开到抚顺的西部医院，这时，沈阳工程兵部队青年处处长于波等三名同志接到电话后也来到医院。我和他直接到医院的太平房，雷锋的脸都缠着绷带，并且有些浮肿，血迹斑斑。之后，我们又找到抢救雷锋的大夫，大夫说：“我们已竭尽全力抢救，沈阳总医院的脑外科专家段大夫也来过，实在是不行了，脸部左侧正中打上的”。听大夫介绍后，我又代表部队向他表示了一下谢意。从二院出来立即来到运输连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原来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党员活动日。雷锋拉服装回来没有顾上休息就叫乔安山开车去三营九连洗车，乔安山这位战士技术不娴熟，雷锋在地上指挥，当时，他只注意车别撞身边的大树上，而没有

注意拴晒衣服钢丝绳用的方木，他当时站在方木的下面，恰恰车撞上钢丝绳上了，方木被钢丝拉得紧紧地弹了回来，正打在雷锋的左脸部，一声没吭的就倒下了。出事后战士们立刻送往西部医院抢救。听到他们的介绍后我立即指出把乔安山先关起来，怕再出第二条人命。因为雷锋是先进人物，乔安山肯定顾虑重重。已是下午了。我和于波简单地商量一下如何处理丧事，于波说：雷锋是市人民代表，必须和市政府汇报一下，我也同意了。这样我又驱车来到市政府办公厅，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副秘书长，然后又来到市民政局，民政局主要领导虽不在家，但也看出来对这事非常重视，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当即说：“一是没有棺木；二是需要冷冻冰”，民政局的同志说棺木明早送去，冰的问题马上派车到水库去拉。从市里回到雷锋运输连时，雷锋的遗体已从西部医院拉回三营部，放在乒乓球台上，冷冻冰已拉回来了。晚上七点钟以后我又叫车把韩万金政委从沈阳接来了，把事情的经过全部向政委作了汇报，晚上十点多钟市民政局局长陈述鉢同志和民政局的两个同志也来了。看来市里非常重视。韩政委说：“我向沈阳军区工程兵汇报，你和于波回去张罗开追悼会，因为地方提出把追悼会开得隆重些”。当时对开追悼会我没有经验，所以又找到望花区政府主管民政的一位区长，把情况说明后，他说政府全力以赴。你们放心好了。因为八月十六日早晨那天，抚顺广播电台就广播了雷锋以身殉职的消息，全市都知道了，市政府派人把棺木也早早送来了，一切准备就绪，八月十七日下午追悼大会会场设在望花区政府大会议室，市委、市政府、团市委等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及沈阳工程兵司令部、沈阳各方面代表等单位都送来了花圈，太多

了数不清有多少。沈阳部队一名副政委来了。会场内外挤不透。守灵的同志分两班，第一班是团级领导干部，第二班守灵的是连队及雷锋班的同志。

下午3点多钟，灵柩车由区政府大院开出，从望花到戈布公墓一路上人山人海，都是群众自发的。规模相当隆重，从这里可以看出抚顺地方各级领导对追悼大会的重视，还可以看出雷锋同志和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雷锋牺牲不久，我就调离雷锋生前所在团。

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



追忆公祭雷锋大会

根据高士祥等同志回忆整理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二日我们望花区政协的同志在旅顺口区商业局见到了雷锋同志生前所在连指导员、雷锋入党的介绍人——高士祥同志，当听说我们是从抚顺来的，他非常激动，并告诉我们，每天晚上7点半钟必须看抚顺新闻，因为雷锋同志的塑像从电视中向他走来，雷锋同志的身影总是跟随在我的身边。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早起，我和往常一样，到连队挨个看看。到了雷锋驻地，雷锋不在屋，说往抚顺送被服去。我赶到现场，雷锋与乔安山正往车上搬被服呢。雷锋告诉我：“车去抚顺，顺便带去，车管助理员李向高叫我们快点回来，车好进修理所，搞三级保养”。我告诉他们：“注意安全哪，都是山道”。雷锋很有礼貌，立正回答：“一定保证安全”，我就走了。

九点到十点之间，我们几个人正在炕上坐着，开会研究工作，后勤助理员坐在办公桌旁记录，这时候电话铃声老是响，接起来又没动静，不一会儿，又响了，从电话里传来：“报告首长，雷锋同志发生重大事故。”当时，我愣了，心想：可能翻掉沟里去了，刚说到这里，团部来电话了，孔繁荣处长通知我，让我到马路边等着，我赶紧去了。不一会，车来了，美国中吉普，车上有好几位首长。到了营房，人可就多了，老百姓，学

生、市里领导，都在场。团长和其他首长和我都下车了。团长问：“雷锋在哪儿”，过来一位领导说：“雷锋在西部医院”。我们又上车到西部医院。门口有四、五个白衣战士，团长问：“雷锋在哪个抢救室”？医生说：“在太平间”。我们几个人赶紧又进了太平房。虞仁昌副连长和几个战士都在场。赶忙指挥战士给雷锋穿衣服、用温水洗身子。班长张兴吉、副班长周述明和几个战士前后忙乎着。雷锋一直是艰苦朴素，按国家规定，每个战士都领二套衣服，雷锋每年只领一套。身上穿的军服都旧了。虞仁昌副连长问：“谁有新衣服”？战士陈英东（1961年入伍，个头比雷锋高点），说：“我有”，急忙回营房取来一套崭新的军装，给雷锋穿上了。这时候、裤子、鞋、上衣全穿好了。

从西部医院太平房回到连部，政委韩万金向沈阳部队及抚顺市有关领导进行汇报。这中间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后事。雷锋遗体不能老放在太平房，抚顺市地方领导给联系上水库拉冰。遗体移到三营营部，在雷锋的运输连的后边，决定在营部搞小型的告别仪式。

对雷锋的遗体，中共抚顺市委领导听我们部队领导汇报后不同意火化，可是棺材怎么办，这时市里领导告诉团领导，市领导答应给解决，第二天早上去车就把这付价值500余元质量特别好的棺材拉回来了。韩政委代表部队向市领导深深地表示谢意。发生事故当天下午二点多钟，虞副连长回来了，才讲述了雷锋牺牲的全部经过：雷锋把车从市里开回来之后，就跟乔安山商量：咱们去跟连长报告，汽车不需要到修理所去保养，在家保养。乔安山说：“没有工具，怎么干哪”？雷锋说：“我去借。”两人商量好了，雷锋就去请

示连长。雷锋多会都是很有礼貌的，到了连部门口，立正：“报告”，虞副连长说：“请进来”。雷锋进屋面对虞副连长：“报告连长，我们的汽车不用进修理所，在家保养就行了”，虞副连长说：“在家能保养好吗”！雷锋说：“能，有王教员指导，有副连长帮助一定能保养好。在保养过程中，咱们还学习了技术，还节约了时间。”虞副连长又说：“咱们没有工具呀”？雷锋说：“我去借”。当时雷锋对望花区都很熟，所以有把握能把工具借来。虞副连长说：“好，你去借去吧”。“是，敬礼”。雷锋就走了。

运输连的后边是九连，伙房在北面。雷锋告诉乔安山把车开到九连那地方去，把车用水冲一冲，我去借工具，下午就保养。说着雷锋解起摇把，乔安山上来就抢：“班长，你开车，我的技术不行”。雷锋说啥也不干。“技术不行，这会儿道上又没人，正是练习的好时候，你上车，开”。雷锋处处关心别人，到底叫乔安山上车开起来了。雷锋拎个摇把子顺着伙房之间的小道走过去了，在伙房的门口等着，看着车转过来了，停下了。乔安山打开车门，喊：“班长，你给我看着点，能不能撞墙上？”大道两旁都栽的杨树，这个地方是营房的临时大门，一边埋了一根方木杆子，左边的方木杆子上拴了一根铁丝，另一头拴在杨树上了，留做晒衣服用的。雷锋前后瞅瞅刚不着什么，完全能够开过去，并且是乔安山练习技术的好时候。雷锋站在左侧的斜角位置，指挥着“汽车前进”开、开开……。车开过去了，把木杆子挤倒了，乔安山不知道。车停下了，乔安山回头一看，雷锋倒在地上了，乔安山着急了，大喊“班长、班长”，跑过来了，哭了。连长听到喊声也急忙跑过来了，九连的两个战士也跑

过来了。虞副连长招呼曹副连长“把车快开过来，上西部医院。”曹副连长急忙把车开过来，拉到西部医院抢救，打氧气，越打越没气。医生告诉虞副连长，马上派车到沈阳陆军总院，我打电话，找我的老学友，外科权威段国生大夫（现在北京301医院）立即动手术。曹玉德副连长开起车，跑的急拉快，交通警察拦不住，杆都给撞折了。回来也是那么快，红灯也不管，你想，小车还得一个小时，这老大车才用了45分钟。把大夫接来了，可是，雷锋已经咽气了。专家悲痛地说：“咳，我来晚了，我的任务没完成啊，对不起了。”当时，我们要开车送他回沈阳，专家说：“不用了，西部医院离火车站很近，我坐火车走吧，说实话，坐你们的汽车，我还真有点害怕呢！”没叫送，坐火车走了。

在下午研究丧事时，政委韩万金交给我一个任务：乔安山不是还在反省呢吗！放出之后，要注意他的安全，死一个，不能死第二个。任务我接受了，还真是挺害怕，门口站岗的战士高××，我叫他回去了。乔安山看我进去了，抱我大腿大哭了起来，我也哭了。乔安山一直就蹲在地上，不吃不喝，就是哭。我叫他起来，给他穿上了衣服，到里屋坐下了，就唠开了，开导他：要把悲痛化作力量。这事我也有责任，安全教育没做好。经过一番劝导之后，他情绪稳定了，我们俩又到雷锋遗体边看看。以后，乔安山渐渐地转向正常。

在抚顺市地方领导精心安排下，决定在雷锋牺牲的第三天，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下午一时，“公祭雷锋大会”在望花区政府礼堂举行，追悼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是望花区政府一位区长亲自安排筹备的。参加公祭大会的单位有